



敦艮吉齋文鈔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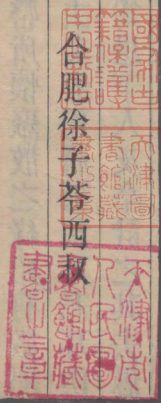
書牘

與張石洲書

石洲足下承屬檢尊大父令合肥事實歸詢之縣人及老吏年七十餘者都不復記憶檢縣志僅載履貫去秋致一書於泗州韓君此君老而多聞至今尙未得復謹案年譜尊公在歙興水利黜淫祀慎獄勸學及在泗州論水旱請振本色乞罷關稅諸書雖古循吏何以過此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吳公治平爲天下最吏遷已佚其名班固傳王成並不知爲何郡人如尊公政蹟第傳其一二已足有聞於後況足下纂次都已章章如是哉曩承賜讀顧先生年譜久缺謝試後方亟歸擬就訣聞人言足下臥病不通客然我輩交道夫豈以握手笑語爲淺深邪客中諸惟珍衛

與陳梁叔書

梁叔足下別後甚相念也相知於十年之前識面乃在十年之後都中各以事未罄所懷聚散之緣殆有數邪眼前得失本無足較日月去矣老焉將至爲可悲耳僕年十八九頗自刻厲不甘爲愚下人及今計之其去愚



下人究幾何邪言焉無所擇也擇焉不能行也生乎百世之後知未盡乎百世之上也俚乎若瞽之無相醒之思飲飢之待哺也今夫古之人其傳於後世也多不以其文其文之傳亦不必盡工而古之人卒不可及後之人文卽工矣卒無以及於古幸及於古矣而後之君子卒以爲文人而鄙夷之也夫文人之去於愚下人又幾何哉旣自危益思與足下亟圖之也久欲營數畝爲耕計然此亦有數焉夫豈人力之所能爲邪

與張石洲書

石洲足下去臘得復並詩詞稱快久之買田力耕是最

敦艮吉齋文二

二

集虛草堂

好了局故益願足下早自審決率寄一詩以要之承惠法書並潛邱年譜謹領謝曩承致書郡太守爲地太守名好士數辱顧僕素懶惰自年時報謝外亦未敢以私累干之辱問狀非言語所能罄姑言其略伏惟教之僕少構家難有書數百卷田數十畝都蕩盡年十七八讀莊老書慨然有出世之志二十歲後又喜讀孫子書所與處者材智俱相若性故放忽不能深造自克故屢變而一無所成旣更流離困約則又盡棄所學日習爲飮餽駢偶之言以應里少年之需中間數走京師往來車僕之費室家薪米之需月負歲逋壘積如山去春鬻文

差小利然皆隨手散去里少年習故貴倨居平鮮衣豐
食優游於洋煙擣蒲之樂非學使者至無復有過門從
事者幸一從事矣比入試發篋衍題漏不符幸符矣字
畫舛脫甚者違背格式終亦斥落故僕鬻文凡八九年
室恆空然然所以甚樂乎此久而不厭者何也百工技
藝皆能自食其力鬻文雖鄙事苟可以緩須臾之死猶
勝以窮餓而籲人丁未南歸重理舊業益思自進於一
經居頃之橐中金枵然適里少年有鬻文之請所業又
棄去然中夜自計胸中勃勃常覺己之材力受之天者
當不止是蓋老莊之說能自斷於死生貧賤之故其弊
也廢棄萬物終於無用而孫子亦兵家之陳言今夫龍
神物也上下雲雨迨其不慎則有脯醢之慘烏莫智於
意而鵠知風鶴知雨三者俱微物智力所及炳於幾先
故道無取乎遠大居身之地宜豫焉今足下誠欲起故
人之窮則有一說焉以試號於京師諸貴人之門曰台
肥有壯夫徐生其爲人漠漠落落不樂仕進顧獨喜鬻
文自時文試帖館閣賦牋表頌誄旁及兩漢三唐樂府
歌行與夫流俗俳諧祈神訣鬼藏嬌贈豔之作都能摹
仿塗澤一韻之巧萬言之富當其快意唾手可辦如羅
而畜之不苛以恆禮計役而予償不勒其直俾得兼晝

並夜效其末技惟主人之命是從或一歲或歲餘庶得
以經營數畝退而擇一善地謝絕人事竭二十年之心
力以講求於今古之務力之所能到者勉焉以求其至
力之所不能至者引其端緒以教兒子雖已失於前或
可挽於後然此固必不可得之數也微足下夫孰知余
言之悲北行人催書疾不盡不盡

與潘季玉書

季玉太常足下士多言得一知己可以無恨夫所貴於
知己者知其能又知其必不能知其至又知其有難猝
至其志之不相強者適相資焉此知己之所以可貴耳

敦艮吉齋文二

四

集虛草堂

足下貴公子也往年通一面於補之坐中去春來京師
足下實先禮焉旣試罷又閱其窮而欲爲之地比告行
若重有恨於行之速而故尼之孟子曰仕非爲貧而有
時乎爲貧僕材質駑下重以老親志本欲得一教職以
庶幾於古人抱關擊柝之義大挑旣落故一再赴試夫
試畢而考教習凡試於京師者例然况僕之汲汲於自
進者邪况又辱之以足下之言而先爲之地也邪然卒
謝去者夫豈以爲不足爲而頓變其初志哉夫豈不達
於足下之所以垂閔於寒交者而故爲是矜異哉今夫
人才之待用於世猶物之效能於人馬行地而牛耕田

犬守夜而貓捕鼠物之能抑其性然耳京師薪米芻餼之費數倍於四方教習之在京師歲俸所入不足以供僕馬而又需之以八九年之久窮鄉下士子然孤栖邑邑營營朝不遑夕必不得已則乘便鬪進攀援叫號日祈走於不知誰何之門冒無厭之請求喪生平之素守足下固知我以為果能此否邪藉令能之其不羞吾黨而獲戾於良友又幾何哉是以退而自計升斗之祿不可倖得不如歸而力耕力耕又不可得不如仍鬻文以為生雖然性之所不能者既不可以強而能而學焉之不能以驟至者又不能無歲時之需是固有待於知己者承允刻嘯僧詩謹以副寄不宣

與潘補之書

補之四兄足下久欲致一書無便每相憶臨穎浩歎而罷蓋古之人雖暫相聚必有所講習迨於睽隔之久亦常有所據焉以為之質僕生三十六年少兄止一歲歐陽子有言草木鳥獸之為物眾人之為人其生雖異其為死則同人生世閒鮮有百年者少小蠢蠢不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光大長而有婚嫁人事之擾始終纔數十年而已耗去其半猶記夏閒過飲兄家酒數行兄顧而諱曰後會此我年四十君年三十有九方是時兄目

數瞬語音甚悲僕默然未有以應夫少而壯壯而老凡
爲人者皆同顧其所以不同則欲勉焉而未之能逮也
去秋置田二畝於巢湖之旁歸耕始提其緒自冬屆春
屢有貨文之役久厭爲此然窘不自持夫日從事腐爛
無稽之語言求緩於目前之飢寒此其所爲果有異於
眾人否邪僕不意至今尙無異於眾人益悲夫眾人之
歸並草木鳥獸之不若也舊作涵秋閣記並四嫂哀詞
王秀才見其稟病太剽衍思之信然乞火去季玉允刻
嘯僧詩此僧舊有偕隱之約僕之負此僧者多矣其存
於世者幸有此耳餘不宣

敦良吉齋文二

六

集虛草堂

與陳良叔書

良叔足下久未得復甚懸念也昨辱書讀旣歎絕方築
牆塗竈未得休兩猿惡瘧又作倉卒奉報伏惟察之來
示大水漫沿數省奇荒爲近古所未有夫水旱游災備
書於堯湯之世漢文帝三代下令主也終其世水旱數
書其尤異者卽位二年齊楚地震大水潰出二十九山
同日崩夫水行地中猶血氣之坳乎人人身身壯實粹
有風寒梗溢得良醫案脈進劑病去精神且倍常日得
良醫病去而精神倍常日者堯湯是也無良醫而病無
損其壯實者文帝是也今者江之南北流殍枕藉呼號

而死者聲相聞也而僕與足下冥然以仍其視息而有其室家所得不已較多乎哉尊君窀穸期近此甚重事以奇荒之後際甚重之事夫亦求其稱焉斯可矣至所謂安心以入於溝壑云云僕一再思之卒無以自解又奚以解於足下夫衣食者有生之大原古之學者耕且讀智力所餘旁求於百工技藝之事不得於仕耕焉爾不得於耕工賈焉爾以至牛儉街卒與臺執鞭之役亦躬樂爲之彼其嗜好豈果異於今之人哉蓋其自計也審故取足於己而無待於世無待於世故能孤行其意而一無所屈僕與足下空空然日奉其數口之家仰而祈活於人其爲計先左不飢凍死而得存於今幸矣夫既有待於世而又斷然不能以少屈其素微溝壑而究安之哉連歲屢爲風雨所窘屋破而塌日質衣鬻書以應釘頭木屑之需猶不能給晨起操畚鍤率妻孥負土運水冀少繕筋骨他日或可負耒鋤爲兒子先少閒卽喘噓欲絕古今人堅脆之不同如此寒風冽甚堪寄前後苦雨詩數首聊當面不盡之思之幸無以自解也

與王給諫書

蔭之執事鄙人向慕高誼久矣丁未春遇貴鄉人王君於高唐爲道執事往年質衣買刀情事夜雪甚冷坐土

炕上談未竟渾身汗店傭戶外竊聽咸失聲稱烈丈夫
入都擬贈一詩要銘三同過未果去年當事有開礦之
議外間訛言轟轟久竟寢今年遇王君於號舍乃知前
議之寢實執事之力夫進言於眾論膠執之日身不居
進言之名使天下實受其言之福此固汲長孺唐子方
所不能爲而不意今得之於執事也昨來京師竊見首
政維新諸建言之路廓然四闢閒從邸報獲讀一二大
略言政事者詳於節省勤於釐剔談學問者主於開日
講諸大臣汲引賢士多非草茅之所能知至如林周姚
蘇陳邵皆一時之雋而林周姚三公樹立都有成效其
人又年老更事不至晚節遷變者今誠起而置之要地
以徐觀其後效外憂庶其易弭矣乎夫醫者視病疾則
治標緩則治裏尤必慎審於寒熱虛實之分今日事勢
標裏俱病內虛而外實內寒而外熱聚四海之富府庫
無足用之財歲進士之多緩急無可仗之人其勢誠極
難矣鄙人竊以爲無難者何也譬之久富之家用巨費
耗家奴皆窳不力將因仍遷就勢必重困或又勸其務
膏殖貨盡變舊章適滋擾耳於此之時但得主人憂勤
操作與三數老成講求先人創制之遺意日坐堂上簿
責諸奴量其才而督課之去其尤劣者數人則家計可

漸起也夫一家之長雖少年日親近老成練達之士則見事明奴婢不能售其欺四海之君雖聖哲日習聞古今治亂之要則閱理精德性日臻於堅定故愚見以爲邊事但須布置得人而舉行日講一事則其尤急焉者也或曰財賦匱矣邊事繁矣第崇日講之虛名毋乃悖乎夫水旱盜賊果天生之地長之邪其虛盈消長皆權衡於君心董子有言海內之心懸於天子又曰人主法天之行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今卽不舉行日講第日從事於理財防邊財果可以日儲邊果可以日靖乎夫理財防邊之法莫詳於五經四子之書

敦艮吉齋文二

九

集虛草堂

但使日講得人每進講時雜引漢唐以來廢興治亂之由以申明經義則日講之設亦所以廣言路也往執事當眾議膠轕之時卒能委蛇惴款俾垂成之議發而中止今數日來言者漸息矣諸君子向所論列亦漸寢矣蓋天下安危之勢視乎士大夫氣之盛衰以目前之勢較之固甚有可轉之機而積惡之氣不難於驟振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納婦吉爲相臣言之也蓋包蒙者相臣之德納婦者相臣之度也噬嗑之六三曰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爲諫臣言之也腊與肺有盤錯之象金取乎決矢取乎直諫之義也

是以古之進言者不皆道同方合著節於犯顏力諍者居多竊嘗卽今之建言者而深思其難易之數矣或曰言焉格於例不如不言或曰言之誠善幸而其言行而行其言者不必皆實心奉事之人則又不如不言是以偶有所激而其言不行亦不肯再言也恐瀆而獲戾也他人旣已言之矣卽不行而必不肯相繼而公言之也恐朋而速謗也士大夫日相率於引嫌避疑此氣之所以衰而勢之所以難振也與往讀執事論事之文紆餘樸至不觸不曲深得進言之法然今之亟有待於執事之言者更亟於去年議開礦時而鄙人所願於執事者每一言事時恆恐恐焉追念昔日質衣買刀情事何也艱虞危迫之念怵於中去就死生之誼定於素則臣子無一刻非敢言之時斯天下亦無不可盡言之事昨承下問有采於省兵練卒之說蓋兵之妙用更番迭進戰者更番迭進力以暇而不孤使進言者亦更番迭進則誠以積而易動矣聞貴臺中多賢者請以斯言通之諫法焉可乎方辦歸語恩遽無倫次不自覺其累獻瑣複伏惟察之

與邵位西書

試罷方辦歸一再面則又未敢遽以迂率無用之談相
質歸而自念區區之意終不可嘿蓋凡天下之物其廢
興存亡皆有一定之理而其轉移呼吸恆視乎機與勢
之相值勢之極重而難返者雖君子亦無如何然從古
以來小人不獨爲小人故其接益眾君子每獨爲君子
故其類益孤而遇事都不可以有爲何者天下之務非
一人之力所能及惟夫恢宏闊達非常之士不斤斤於
尺寸之節而能盡破乎門戶拘攣之習深沈不測之中
智勇形焉故能運動天下之勢而成大功足下居要地
猶卑官度其力必多所未能然山野惓惓之意微足下

敦良吉齋文二

十一

集虛草堂

誰可言此者別後留濟南歸而益病託致函昨遣奴往
桐城問董大據言姚觀察已之九江而僕病憊久家計
行資都空空然莊子有言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夫惟所
期愈遠所挾宜益眾凡有行者類然況於度越江湖外
有風濤之險內有家室之憂者乎因便力疾不宣

與王給諫書

蔭之執事都門獲讀大稟數首足千古矣瀕行致一書
愚瞽之言不重訶責復辱下問雖涓埃無益於高深然
以足下惓惓樂善之意孰不願盡言於左右者蓋臣節
莫盛於敢言薦賢卽所以報國今首政維新蕩滌瑕

垢諸君子多拔自廢僚以子苓所見安邱劉莊年先生其人操履清白嫻曉吏事年幾七十精力甚壯沈滯孤墨未蒙采錄意竊惜之敢佈愚忱惟執事少垂察焉子苓年十八應府試被知於先生因師事焉海上之敗言者紛然今年聞其客授濟南紆道往候爲留二十日閒從問海上事惟唯唯深自引咎有老僕郭某者從先生久言海上事略詳廈門無城郭地衝海卒玩械朽方賊至羣議洶洶無定先生只敝衣徒步從弁卒相險要督治戰具夜然一檠繕文書調度兵餉晨視地上喀血升許瑩結如脂申刻後惟服童便數合啖地黃五六枚耳

敦良吉齋文二

十二

集虛草堂

在兵閒兩歲親冒火礮爲士卒先大僚倚如左右手有水提督將保用以其憊遂寢迨失守作書訣家人將蹈海有某公拉之行曰若死吾奚以生卽與若俱死柰全閩何此辛丑七月事也旣又從其孫得所輯海南燼餘錄一再讀之竊歎向之知先生誠淺先生雖文吏誠知兵其請餉略曰財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卽有勇敢之士若不厚其糧食欲其效死於敵也難矣今者礮墩宜備陷阬宜備大礮宜備礮子宜備鄉勇口糧防兵口糧宜備其費宜巨昨承詢及兵丁口糧慮其三四分之銀不足供一日之飽三軍之士一聞仁人之言不待

實惠之及而已有挾纊之思矣自上年六月派撥水師
提標之兵防守海口調集陸路各營兵戍此陸路兵給
口糧銀四分水兵照巡緝例給口糧銀三分謹案銀一
兩時值錢一千五百八十文銀三分者得錢不足四十
八文四分者日得錢不足六十四文夫以數千人屯聚
海上暑則溽溼侵膚寒則風沙刮面鋒鏑在前死生俄
頃以不能果腹之口糧而欲易人之死力豈所以固軍
心而勵士氣哉亟宜通酌天下之大勢熟籌戰守之略
備舉其實以聞請飭戶部籌千百萬帑金造大船儲火
藥增兵益餉破格求將才收養天下敢死之士與之決
勝於外洋堅持此議始終不變必使中國海疆無逆夷
停舟繫纜之所庶邊患可除洋煙不禁而自絕從此銀
不出洋不數年間民賦日充生聚益足所費數百萬不
啻十倍償之或者謂經費有常勢宜節省不知賊氣方
張攻守正無已時司農之財耗之於日日是分江河爲
一杯之水也用之於一日是積一杯爲江河之流也分
之不足以救車薪之火合之足以撲燎原之勢雖然逆
夷海上流寇也必合福建浙江并力圖之若徒以勦責
之廣東福建浙江僅防海口戒嚴則去解嚴則來其害
非一年事也大府豈真無盡藏哉愚昧竊有隱憂故能

忘忌諱而陳之先生在兵閒書凡十數上當事者雖是其請然猝無以應未幾而廣東撫議成則又上書於當事者其略曰宋李綱有言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可和夷未嘗不可撫然不勦而撫之必不成撫也逆夷自天津控訴當事者方議撫然旋攻我大角沙角礮臺旣又奪我虎門提督總兵相繼陣亡且旣求通市矣長洲岡之紅旗內河之標記又何爲者屢戰得氣卒然受撫安知非火藥告匱糧食不接欲藉通市以暫息其力邪一言不合兵端又起勢將有措手不及者廣東新樣日換一日以此揣之厦門必許通市浸假而設夷兵築礮臺則石壁卽其藩衝官吏皆其奴僕不數年根深蒂固禍在目前非若賈生之哭猶灑淚於無事時也閣下身繫閩海安危意必痛哭而陳於朝去就皆所不計言之而行將竭臂指而爲所使言而不行某惟有挂冠而去矣子苓嘗卽其言以究其勝敗之由大抵財不泰器不精將與兵不相能議勦議撫如與道謀牽纏膠格動拘成例卒至於敗此其弊不獨一厦門然也竊以爲先生持身素廉居官不務深刻吏不能欺而盜不敢犯子苓自夏閒南歸往返貴鄉行六七百里夜無虜吠之警吏者不寒而慄輿臺走卒咸以頌執事之賢不休皖中風

氣日變奸民蠹吏踵事日增而先生久吏皖人地甚習
蓋養貓所以捕鼠奸民蠹吏猶鼠輩耳貓不事事而但
跳梁於中饋以漁食主人之藏無惑乎鼠之日多而益
橫矣今誠得如先生者八九人以布滿於郡邑之閒則
執事之有造於皖人者誠大惟垂察焉幸甚

與孫芝房書

芝房太史足下承惠復備辱獎眷愧愧令弟病愈可賀
大郎詩筆天出勝似吾家兩猿也足下方盛歲以文學
官清要老親康善諸弟都貴通又得賢子弟天之所畀
誠厚伏惟日新令德以迓多福京師物價貴於四方又

敦良吉齋文二

十五 集虛草堂

多酬應官此者率負累然亦宜隨事減節蓋古之君子
務約於己故去就出處常寬然而有餘僕二十歲時謂
天下事無難爲富貴舉可以立待旣重因始務自刻苦
往者販文之役操筆嘗坐至夜分時指屈強仰視燈暈
爛爍如斗大昏悶欲絕者再去冬之九江姚石翁邀共
爲賈心益樂之歸而假本於親故自九江抵揚州水陸
往返二千餘里衣敝袍犯霜雪日奔馳叫呼於長風巨
浪之中益自恨少小時能早自刻厲將牽牛負薪以逍
遙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乃今僕僕爲足下內忠赤
而外孤隋非今世士也雖一官固窮空脫一旦不快意

率其妻子以歸臥於蒼篋之谷中使家人輩不復耐山中操作可邪蓋減節一事庸人瑣屑以自營賢者以之居德而進業足下將力企乎古人之行愚拙之言幸熟思之也蔭之何事左官去昨讀位西書所慮極是願足下思以助之僕年今四十春閒風歎不休積勞早衰物情恆然性素鈍不善千人胸中嘗有必欲遂之私願販文旣不利鬻鹽又困益無冀矣承爲地儻得有賢主人可久相依明年亦可免於北上近狀具與補之書不盡

與邵位西擬言時事書

位西中翰足下正月十八日接復書讀竟喜極而悲僕

敦艮吉齋文二

十六

集虛草堂

雖愚與足下相知頗悉惟方在京師時聞人言足下近復好爲詩心竊不然以爲足下起布衣驟擢要地當早淬厲以求備天下之用何自喜於詩爲而是時諸君子爭言事事多梗又竊怪足下居京師久所識賢公卿甚眾苟利國家造膝而謀詭辭而退功不必自我出名不必自我居也歸埶數言相質復辱教益知賢者之用心迥出於恆情之外而天下事之積弊難挽者其用力殊難微足下深慮夫奚及此客冬販鹽揚州歸次擬爲一書旣自忖草茅之士不識體要恐蹈不測重貽老親憂久怯其草都漸不復省記今天下之患自 朝廷百執

事以至閭巷小夫皆能言之曰財匱矣兵弱矣夷燬之難以力弭煙禁之不可以驟申人材之不足以爲用也嘗深思其弊之所由生與其禍之所終極竊以爲有不可緩者二有必宜振刷者六謹陳其略惟詳察之夫今日之最不可緩者煙禁是矣或曰煙果可以復禁乎禁之而驟昔年海上之師其前鑑也是大不然夫海上之役豈禁煙之過哉今有鬻糖於肆者羣小兒日嗜而甘之其家長怒羣小兒之耗而重肩之有幹僕焉遷其怒於糖主人毀其什物忿而鬩於市其家長懼而禡其僕有庸僕焉與糖主人媾倒戈而揖之海上之役焚煙以

敦艮吉齋文二

十七

集虛草堂

啟覺幹僕之激而遷怒者也倒戈而揖之庸奴之與爲媾者也或曰禁之必重擾且其患在民不在國民閒每年漏出之數與國之正供無涉焉是又不然財者上與下交相濟焉者也煙之患蠹財且鈍兵又重壞天下之人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夫蠹財之弊愚者亦且知其鈍兵又重壞天下之人才焉何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今日之兵與士揆以古先王之法皆不教而無恆心之民今第以一邑而論農之食煙者十之二工之食煙者十之三賈之食煙者十之六兵之食煙者十之八士之食

煙者十之五上至督撫僕隸之私下及縣門輿臺之賤
其食煙者又十之八九且夫今之所謂兵與士平居教
養之術固已疏矣而又毒之以煙故其居嘗靡事而不
爲十餘年之間獄訟繁興盜賊蠡起苞苴盛而請託公
行廉恥衰而風俗大壞職是故也夫以數十年之沈痼
而謂其禁之之易焉何也蓋昔者嘗舉煙禁矣方禁下
未期月而戒者半其久食之老疾不能猝戒者節縮焉
而減其半去年十月閒外閒傳言當事將復申煙禁其
少年動色而相戒其久食之老疾者又節縮焉而預減
其半蓋人心卽天心也煙之禍中國久矣破人之家滅
人之祀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其父兄則流涕痛哭而無
如何其子弟則蹙額呼天而無所控告夫洪水猛獸天
以開禹周公煙之爲禍醜夷所以毒中國禁之而夷釁
開其禍小不禁而殫天下之財鈍天下之兵驅天下之
人以墮醜夷之術中其禍較遲而其發也尤烈然則禁
之將奈何曰法宜簡簡則可久罰必行必行則民之從
之也捷雖然不可以不慮也今夫醜夷之蟠據於海邊
諸郡其勢日熾而內地盜賊之滋又久而益蔓今粵西
又騷然動矣爲今之計莫急於練兵兵不在多而在精
通天下兵額計之蓋近百萬弁卒之俸餉準以歲入之

數蓋五分而去其二平日以有用待匱之財養無用之兵有事又遠調他省或召募鄉勇以益之故其費益耗是兩失之也夫舉天下百萬驕惰不教之兵驟下一令曰省之便其變誠未易言今第朝而練焉汰其一二人暮而練焉汰其一二人而因以其暇簡較其器械去扣剝之陋規清虛伍之濫額時出重賞以激厲之意寓選鋒之法天下之兵方歡欣鼓舞以爲朝廷日增餉卹兵之不暇不期年閒可省十餘萬人而其存者數十萬人之兵皆天下之勁卒矣有練兵之益無省兵之患是一舉而兩得之也議者必曰國朝疆域遠過前代方

敦艮吉齋文二

十九

集虛草堂

增防置守之不給惡在其能省之也蓋畜方所以攻病養兵所以制敵故良醫用方不貴多品強國詰戎不煩增卒昔之養兵以自弱者宋其前事矣太祖之世兵不過二十萬康定慶厯而後增至百萬卒無救於靖康之禍明之季世兵號四百萬卒亡於張李國初兵額亦不過二十萬今試舉目前大勢較之國初其強弱虛實之形不待智者而決矣往者醜夷之役有戍兵自江上來鬻煙土於市中或問之曰礮藥所易也嗟乎有兵如此雖數千萬究安所用之哉且夫練兵之說行又不第省兵已也戰守之具修外夷懾矣斥候之制謹內盜弭矣

虛額糜餉之費裁國家之經費裕如矣夫禁煙練兵誠今日之急務而知之者必不肯言言之者必不能行則以今日之人才之不足爲用焉故也禁煙誠易夫安所得十數賢督撫而任之練兵誠易夫安所得十數賢將而屬之然則財匱兵乏舉不足憂惟人才之不足用乃可憂之尤甚者且夫今天下亦豈乏才哉羣天下之士大夫以其專攻詞章聲韻之精神進求於當世之務其才皆可以有爲以其揣摩榮寵利鈍之心思易而爲自靖之忱其忠皆可以許國然則由今之勢以救今之弊請少振刷焉其可乎一日廣直言之路國家舊制

敦艮吉齋文二

二十

集虛草堂

外而督撫監司皆有言事之責然督撫彌縫細故監司言事從未聞焉內而政本歸之軍機言責歸之風憲軍機條議之是非風憲不得預聞風憲推劾之可否軍機得而掣肘況今日之壅蔽甚矣下情阻於上聞上澤滯於下流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震乘於坎故曰難生有險之義焉陷於坎則雲上而雷下坎之所以爲屯也動於震則雷上而雨下屯之所以爲解也故聖王鑒屯之義常以貴而下賤舜明四目禹拜昌言壅蔽絕上下之氣所由通焉謹案唐貞觀元年制中書門下三品以上入閣奏事皆命諫官隨之

有失輒奏宋太祖建隆二年詔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哲宗卽位首詔司馬光於洛既至卽疏請廣開言路爲今之計竊以軍機處宜增諫官數員隨事檢馭以防偏重之憂每歲酌增直言敢諫一科無論官民許以封狀言事凡民間水旱盜賊許以上聞有務爲新奇迂闊而不通者報聞焉而已其實要可采者時旌異以激勸之決壅蔽之失通上下之情事誠莫要於此一曰酌武舉之式練兵莫先於擇將兵之勇怯視乎將蘇軾論武舉方略以爲天下實才不可求之語言較之武力獨見之於戰戰不可得而試見之於

敦艮吉齋文二

二十一

集虛草堂

治兵然在今日亦無新募之兵之可以嘗試也竊以每大比時於畿輔屯卒每伍抽派數人額以三四千人爲準有中式者假以一日之軍令卽以約束之能否定其高下且今之武舉非獨不知兵並其語言文字亦漫不相涉矣自其試於州郡默寫七書皆倩於人甚有目不自識其姓名者擇將固不可求之於虛文然古之名將無不好讀書通古今成敗者竊以武舉之式騎射而外雜問以古今成敗以考其言試之治兵以觀其能夫其人旣通於古今之方略又能治新集之兵是亦足以爲將矣如第曰騎射焉已也則夫齊之孫臆漢之韓信諸

葛武侯晉之羊祜此數子者試進而廁之於今日所謂武舉之中其不見擯於有司者幾何哉一日革館學之陋書者六藝之一漢人謂之小學以試童子之爲吏者今日館職實儲養輔相之地內而九卿庶尹外而方岳監司皆於此焉取之夫考疑似於點畫程工拙於毫釐此一能書吏事也而老師巨公轉相授受上以是倡下以是應天下士靡然從之玩日廢時乃且侈頌美之諛詞修囁嚅之恆態民生之休戚漠然不以關其心朝綱之得失懵然不能舉其數故吏治日壞相業日卑天下之人才坐是以不振晉人清談病國以今例古殆又甚之然則爲今之計所以黜浮警偷以振作天下之士氣其變通損益請自館職始一曰明賞罰之用孫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蓋循乎例以爲賞罰將不能以御一軍況天下乎竊以今日之弊賞濫而罰輕而於督撫尤甚古之聖王神乎賞罰之用賞始於至賤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始於至貴故罰一人而天下勸夫水旱之流亡盜賊之滋長凡郡縣之不力皆督撫之罪也今第觀其緘默拱手動循成例亦似無窮兇極惡之可以指名而科道之糾彈又難得其贓罪之確據故其賢者以謙謹寡過爲稱職其愚不肖者遂以威福肆行廣積

貨賄迨乎形迹敗露議輕則降階議重僅褫職彼其心
蓋曰吾仕宦而至督撫富貴之勢極矣卽不幸奉嚴譴
然猶保首領擁豔妻睥然以貴雄一方夫亦何憚而不
爲者且夫督撫者郡縣之表率也得一督撫數十郡縣
之愚者怯者貪而酷者感化爲良吏矣失一督撫數十
郡縣之仁者勇者廉而介者悉化爲庸吏矣於此之時
不有明賞峻罰其奚以濟峻罰之謂何誅極之已矣不
必有臧罪之確據也誅極其因循廢墜焉已矣科道之
糾彈亦不必得其臧罪之確據也糾彈其因循廢墜焉
已矣蓋因循廢墜其禍破於天下國家而罪浮於臧舜

敦艮吉齋文二

二十三

集虛草堂

之誅四凶也史未嘗明著其得罪之由其見於書者其
工之罪止於靜言庸違繇有治水之才其罪止於方命
圮族王氏曰方命者猶今日之廢格詔書也然而聖人
必誅極之何也則以彼四凶者位之也尊祿之也厚故
其罰之也彌嚴一曰籌敵醜夷非中國敵也然其勢方
熾中國之銳方挫以方挫之勢當甚熾之虜籌之將柰
何或曰購夷礮市夷舟弛漢奸之禁用閒出奇虜來則
戰虜去則守有旨哉其籌之也夫購礮省於造礮市舟
省於造舟弛漢奸之禁則以散其黨用閒出奇則以乘
其釁而擊其敝然吾竊以爲今日之憂不在海疆而在

內地不在醜夷之猖獗而在朝廷百執事之玩愒畏懦無肯爲國家任事之人風淫寒溼之疾始於腠理中於藏府迨久而發於四支四支者病形非本病也不求其本日案形以造方雖日進一劑其方不離病本加厲今卽使當事者日汲汲焉購夷礮市夷舟弛漢奸之禁設重賞以用閒矣吾知其無能爲也何則因循浮冒之弊不除雖日購礮市舟祇具文耳況乎海關陋規文武官弁以及齊民均藉分潤而醜夷之得漢奸之用又嘗費數十年之精神以綢繆而固結之弛與禁均具文也孫子十三篇始於計終於閒然未有計不定而能用閒者往者臺灣之役姚啟聖開修來館以閒鄭氏矣閒誠可用顧在今日夫又安所得能用閒之人而閒之哉然則籌之將柰何曰憂在外者戰與守焉而已今日之憂其始則由內以潰於外其繼則挫於外而又以牽制乎其內方乾嘉時海內富庶久醜夷得以其奇技淫巧愚中國人中國人之無業者卽其利而左右之當事者又但利其關權之所入調停護惜如養驕子嘉慶道光之間兩至天津一至山東洋面叛形見矣所謂由內以潰於外也乃所謂挫於外又以牽制乎其內則今日之事是矣昔之貨煙者挈囊胠篋行辟人而授之今且公然

交易於日中矣昔之奸民劫於鄉今且劫於近郊矣其大者蠢蠢然乘閒而起者粵西又以警告矣昔之醜夷貪中國之財貨猶震其名今則深悉乎中國之虛實而並笑其窳矣而一二大臣其愚者方僥倖於無事其賢者則又藉口於省事矣故曰今日之憂不在海疆而在內地不在醜夷之猖獗而在百執事之不肯任事也然則籌之將奈何曰禁煙練兵擇將皆吾之所以籌敵而求言儲相明賞峻罰乃以治其本病耳一日節財財者國家之精神命脈其以有無爲不足計者誠過而一切遷就於目前是又必困之道也謹案國家歲入之數四千四百餘萬用出之數大約十分而去其八民閒每歲之積欠宗祿之繁衍軍興河工諸役又重耗之當事恃爲籌財大計無過於捐輸一途夫弭盜莫先於擇吏足用無過於節財從古以來奸民倡亂多由於吏者之不良今者捐例旋止旋開無乃非計乎且夫捐輸一事病民又病國援納所入揆以今日情勢誠有不足恃者夫官以費得斯政以賄成民閒貸錢本歸息止捐輸之人輸本於公陰責其償於民所獲旣倍其本而祿俸所入又歲享其息是上與下俱受其病矣竊聞近年清查兩淮運庫舊欠四千三百餘萬山東庫虧一百四十餘萬

一省如此他省可知是凡鹽商平日之捐輸見任官之捐陞捐級爲其子弟捐缺捐選無一非正供之所侵入也奸商貪吏陽倖於捐輸之美名而使國家陰受每年積欠之實累計無舛於此者竊以今日事勢別無生財之法惟節之卽以生之耳煙誠禁民無廢業斯無逋賦兵誠練軍無濫伍斯無糜食汰閒散之冗官清公私之積欠一反手而財可以足兵可以振吏治日新風俗益厚計之尤便者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惟治亂在庶官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節南山之詩刺尹氏曰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蓋任相者天子之事

敦艮吉齋文二

二十六

集虛草堂

佐天子以進退百官而不避天下之怨勞者宰相之事也今者時相逐矣邊事亟捐例又開矣足下居要樞猶未階簿領官牘之是程朝聞一事臨食不樂暮聞一說仰屋長歎雖願效忠如卑官何乃僕之愚所願於足下者官無大小并力則濟人無賢愚推誠易通蓋樞要之地近於宰相委蛇以處之遇事反覆而善道之無避嫌無近名燕雀處堂堂焚巢覆人孰不愛其身家四海者天下之大家也天下安士大夫之家始安則試告之曰毋倖全而畏事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居稷契之位能憂天下之憂者是亦稷契焉矣則試告之曰無自狹而牽

制於浮言雖有磁基不如待時失時不爲後益難支則
試告之曰無養禍以貽憂於後人僕嘗讀易至於同人
反覆其義竊歎天下之故非一人之所能持否之所以
有待於同人而古之君子所以獲同於上下之交者其
用力誠難同人之德曰中正九三位尊而不中絀於五
其類猶眾有伏戎之象焉高陵於法爲絕地至三歲其
黨乃枯小人之難去也如此四近於五欲同未決曰乘
其墉者有前卻之象焉二與五相應而分卑由宗而野
同之用始大孔子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
矣同於宗者以其文明中正之德致力於三與四之間

敦艮吉齋文二

二十七

集虛草堂

而上應於五有艱貞之義焉足下質厚而氣沈抱欲爲
之略矢奮不顧身之義雖卑官樞要之職與宰相近謹
增陳區區之見儻辱教以所未及則又幸甚

與邵位西書

位西足下七月閒得書並爲致皖方伯函足下自持介
乃以故人之困遠數千里申之以言感甚愧甚方伯與
僕本不相知客冬以其所作長江籌遠圖詩屬和率爾
應殊未敢盡所欲言新正同里黃徵君從皖歸道方伯
垂問賤狀切將招傭恐赴北未便書召僕故傭且久空
其有呼於門持千錢爲市者橐筆趨唯而恐後況重之

以方伯之尊又懸數百金以爲之券哉閒從黃徵君問
故徵君者以爲方伯官京師與潘玉滄家有舊其招也
有所自來昨客池陽桐城蘇厚子書來道方伯見和詩
訝甚寢其前命嗟乎士而傭士之至賤者也傭而隨所
用無不可者又天下之甚良傭焉四海之廣公卿大夫
百執事之眾廚有棄肉婢厭羅綺其尊若神其視士
若土今方伯乃垂憐於草野素不通名姓之賤夫而重
相顧愚不自量徒以蹇昧無益之談觸巨公之喜怒犯
朋輩之譏嘲雖重悔夫奚及哉池陽瘠土也歲幸收無
他虞城東南樓可以俯眾峰屢斷堞翹而望江光浩然

敦艮吉齋文二

二六

集虛草堂

主人家楚南從者多其土著秋閒賊躡楚皖中戒嚴主
人奉檄防江去諸從者每有聞賊而走告環泣竊詈無
停時僕方食雖甚飢臨箸輒廢夜展轉再四不得瞑時
時獨走上東南城樓牢坐斷礎上俯仰四眺秋風颯然
默念身世既老大無能爲者矣而諸故人流離遠隔其
幸而得仕於朝如足下輩又皆小官鬱鬱不得一開
口拂衣起倚柱悲吟淚滾滾下人生卽壽考不過八九
十年閒卽死矣僕年今四十有一苕華之詩兒時蓋嘗
誦焉竊以疑作詩者之有激而云然夫烏知及今乃目
擊之又身蹈之而卒無以自解之也邪粵西辦賊何似

季含家武林當無恙彭唐二君如何近作小文數首謹錄寄不盡

與王蔭之書

蔭之執事都門臨歧之言蓋嘗懸懸於中未敢一日忘
敝鄉事宜歸而略究其詳同里王君以爲皖人言皖事
語過切且事須得人安邱故吏皖誠得如安邱數人弊
可革故爲一書以曉左右比力者持原書歸道執事先
之官衡州越春又增數言介孫君轉致未審果已達否
也粵西之禍始於州縣之貪墨繼以大吏之蒙蔽諸將
帥因循坐玩以至糜壞不可收拾若此方子苓在京師

敦艮吉齋文二

二十九

集虛草堂

時其亂始芽粵西士留試未歸者持其家書惶號請命
諸大臣相顧未肯發子苓竊以爲 今上新政甫停捐
一切廢墜都未修舉脫有變開言利者之口沮願治之
思塗炭無辜之民啟中原奸宄浮動之漸雖邊隅所關
匪細故冒然叩執事之門而是時執事意有注將畜全
力奮不顧身以拔之略授指而粵西士又首尾顧忌不
敢前頃之大吏竟以捷聞子苓亦於是時翩然別執事
而南歸矣今之賢士大夫紆紳正笏從容風議於 廟
堂之上皆知道孔氏之書談格致誠正之學孔子之對
哀公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及門之士若由若求皆世所稱賢人君子究其汲汲焉謀人家國者兵與農焉而已大學一書歷舉修齊治平之要而卽繼之曰一个臣一个臣者蓋世所謂相君者也曩執事之所欲畜全力奮不顧身以拔之者今其人已屏居閒地矣而邊事之棘生財之方循舊護前度執事雖外遷其蒿目奮發之衷當倍亟於曩之所欲云云時也從古艱危多事之際不必無能建言之人或顯踞其名或陰以爲利者有之其能毅然以天下得失利病爲己圖而不以死生禍福移其志惟烈丈夫曉大體者爲然夫以執事之賢不得一日安其身於

敦良吉齋文二

三十

集虛草堂

朝廷之上崎嶇奔走恆終歲而不得休而子苓之想望風采亟欲一見又且遲之數年其在京師時得相從開口論議才數日閒耳而此數日之中捩腕激昂髮指冠欵欵相對者又鬱鬱無好懷天下之事旣不幸使鄙人被知言之名執事曩之所欲拔而去之者今又異人而同轍悲哉已矣益何冀矣明年計當北去念與執事未審何日復得相見求如昔日在京師時相與捩腕激昂髮指冠欵欵相對者亦渺焉難得因便略道其惓惓之愚不宣

四月八日子苓謹再拜侍郎執事粵西小醜恣睢跳藉橫跨數省元元之眾塗肝碎首五年於今居嘗竊怪賊起烏合威脅術誑非有素嘗拊循象養之恩其魁長臣隸前驅效死號稱將帥大率市井飲博剽椎灑削之小夫或脫自囚伍奮於廝養非有帷幄干城先世勳德之藉非有材武特出計謀殊絕過人之姿國家命將出師連數十萬之眾傾四海九州之財力王公大人熊羆虎豹之士聯袂疊足曠日而無成功愚不自曉俛仰竊歎憤不願生去年秋賊火南鄉挈家而東道店埠徒跣惶憊休於路塗側聞人言執事躬先水陸數萬之眾親提

敦艮吉齋文二

三十一 集虛草堂

桴鼓轉戰蔽江而來將遂鼓全勝之鋒進師安慶辱貶做郡竊自喜謂當吾世有執事者在子苓不當委於溝瀆夜呼酒從逆旅主人假紙筆繞屋叫呼稱快率爲一書以告而幸執事之果惠然來也旣而深維兵無常形賊狡出沒牽制我兵上下聲援曠絕金陵賊巢犄角安慶自九江以泝兩湖坳江州郡賊嘗易集安慶雖若易攻廬州未拔安慶之賊援亦眾而執事席全勝之資越三省之遠以趨利非計也閒一道東大營從問消息乃知前書尙留復便坳數語託郭君覓遞自冬涉春居不常蓋做郡四隅西北故多盜坳城十餘里兵火蕩然南

鄉屢衝賊卽今犄靖者祇東偏一隅耳其外又濱湖正
月閒賊兵赴援廬州者分道掠慘毒益甚奔波喘息之
餘益無從質問執事行止頃聞人言江上行軍得失傳
說各辭昔者郭子儀相州之役九節度不用命竟潰夫
以子儀之賢九節度之彊然不立統帥權分而勢輕雖
然說者謂此圓陣法也夫兵家之妙圓機而活勢率然
者首尾前後呼吸變動決策俄頃之間指麾萬里之外
古豪傑規取天下之全算胥是道也今者連數十萬之
眾以辦數千里衝突無定之賊頓兵於數省而事無所

敦艮吉齋文二

三十三

集虛草堂

統諸大帥拱手御顧畫地以布戰分圻以置守故其權
常漠然而不相下其勢益分故其機嘗中斷而不生夫
事權之不一機與勢之樞然而不相生舉數十萬之眾
持兵曠目安坐以仰食殫財腴民干天和而資亂階脫
有故非子苓之所敢知也執事少登巍科以文章詞賦
傾動海內壯而建直言於朝起衰絰之中躬歷行閒不
數月收還國家已失數十郡縣折逆賊凶張之氣濟舟
江上軍威赫然究其樹立已足暴於天下未審邇來進
師何地江上事機都已就理否也自來艱危授命之際
賢者樂效其才不肖者倖其利又遷延以敗壞之豈一

鄉屢衝賊卽今峭靖者祇東偏一隅耳其外又濱湖正
月間賊兵赴援廬州者分道掠慘毒益甚奔波喘息之
餘益無從質問執事行止頃聞人言江上行軍得失傳
說各辭昔者郭子儀相州之役九節度不用命竟潰夫
以子儀之賢九節度之彊然不立統帥權分而勢輕雖
以子儀之賢究烏能免於敗乎法曰善用兵者勢如率
然說者謂此圓陣法也夫兵家之妙圓機而活勢率然
者首尾前後呼吸變動決策俄頃之間指麾萬里之外
古豪傑規取天下之全算胥是道也今者連數十萬之
眾以辦數千里衝突無定之賊頓兵於數省而事無所

敦艮吉齋文二

三十二

集虛草堂

統諸大帥拱手卻顧畫地以布戰分圻以置守故其權
常漠然而不相下其勢益分故其機嘗中斷而不生夫
事權之不一機與勢之樞然而不相生舉數十萬之眾
持兵曠目安坐以仰食殫財腴民干天和而資亂階脫
有故非子苜之所敢知也執事少登魏科以文章詞賦
傾動海內壯而建直言於朝起衰絰之中躬歷行閒不
數月收還國家已失數十郡縣折逆賊凶張之氣濟舟
江上軍威赫然究其樹立已足暴於天下未審邇來進
師何地江上事機都已就理否也自來艱危授命之際
賢者樂效其才不肖者倖其利又遷延以敗壞之豈一

世事哉是以古豪傑有志之士不以其才之不用爲憂常懼夫用之而其權之不足以自效其才夫所謂權者一切生殺予奪惟其所自爲君與相不限焉夫而後可以操縱天下之勢以就天下之機顧盼開合用以收天下渙散不起之人心而使之復振乃今者執事則固有其才矣怱怱不盡前書恐未達謹錄附上

上翁撫軍書

四月廿二日子荅謹再拜撫軍執事聞之古有匹夫之亂流寇是也流寇之亂禍每烈於敵國外夷秦之勝廣明之闖獻其尤著也今國家無秦之失德賊悍然有闖

敦良吉齋文二

三十三

集虛草堂

獻之勢國家集天下之兵力設長圍於江甯江甯賊巢信窮蹙矣皖中之事方棘然兵事之失究未有如皖之甚焉執事今相君之賢胄皖人之司命敦行束修學古入之道聞於天下昨者廬州陷諸營相繼潰執事惠然閱皖人之危莅軍梁園奮邊賊鋒旣戒師於定遠正諸將失地喪師之罪赫然討三軍而訓之方是時皖人惶汗懼躍延頸俟命迺者自秋踰春疆圉日棘竊聞諸道路之口謂柄事者計以皖委賊并力江浦旁事招安兼省兵力故江浦一路堵而兼剿定遠一路堵而兼撫子芴竊有感焉夫兵家之用得地者便今計者欲并力江

浦而不亟拔皖中非計也何則皖地四通根本江淮廬
鳳土沃材武羣盜多倚賊自重賊亦時藉其力以分我
兵之勢蓋自安慶棄長江之限日益疏自鳳陽棄羣盜
之交日益固昨大吏又棄廬州而江淮大局悉歸於賊
夫以剽悍之賊據形便之地挾全皖耕戰之民故其深
沈觀變悉甲於安慶揚聲南下則三楚戒嚴汭流而東
徵粟無巢津逮舍和輦數千金設餌於江上則江甯之
困以甦鼓行廬州嘯挈羣盜 廟堂之上咨嗟嘆惜大
河南北無解嚴之日夫惟賊之勢便故我之勢常絀故
賊飽而我飢賊逸而我勞賊專而我分蓋賊嘗以一隅
之皖牽制數省之兵力故楚豫未解兵端江甯久無成
效故曰兵事之失未有如皖之甚也定遠壤小四偏護
鎮之役我兵甫振又挫羣盜恣睢犄角巨寇柄事者不
得已計出於撫似也夫盜非盡不可撫也古之撫盜者
或撫之而安或撫之而兼收其用而陳奇瑜熊文燦卒
以撫誤天下者非惟盜之巨細強弱之不同抑撫之者
措置得失之互異耳夫以屢挫之兵處四偏之地羣盜
名雖待撫持兵顧望眾各巨萬彼柄事者客將也日長
寇敝財之不卹事成則樂居其功事壞則擁兵去矣脫
有故未審執事何以應之子荅書生褐夫陣戰之未習

況軍國事巨山陬一隅之傳聞又多未暇以詳謹以眾人之所知耳目之所嘗及竊見兵事之失大較有六其四事皖中之積弊其二事天下之大局繫焉六弊不去亂將難已剿與撫均非長計也請言其略執事試裁察焉法曰軍無選鋒則北又曰將不宿戒三軍失其備古人用眾之法大率馬步相維勇怯並進而掩擊衝突常以選鋒爲奇兵前明戚少保教兵親立課程嚴若師弟慎宿戒也今者營陣潦草大率馬少步多有正無奇有戰隊無休替小勝輒囂偶卻易潰軍多闕伍何論選鋒士無見糧邊言宿戒弊一閒謀者軍之機括將之思慮

敦良吉齋文二

三十五

集虛草堂

所從出焉夫察變於未形決機審而應敵也暇記曰軍旅思險隱情以虞孫子終篇詳言用閒國家臺灣之役姚撫軍開修來館以閒鄭氏卒用成功今者員弁差委虛應故事徵言市井析賞錙銖眾曠羣瘖見止房闈誤事失機率多由此弊二戰之本在氣將之德尙嚴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書曰威克厥愛允濟蓋功罪明則賞罰當賞罰當則士氣奮戰之本也賊起烏合行無他奇惟誅戮果而爵賞不吝其將士之功罪多取決於臨陣時故能使其黨生死一心每戰用命今朝廷務寬假於將帥將帥務寬假於偏裨功罪混淆人心離渙法

所謂宿敗之師此類是也弊三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蓋流賊如水潰卽難治治水之法欲遏其流必濬其源古人謂禁盜輯民得一良吏可省勝兵萬人乾嘉時楚中教匪之亂不滅今日自大吏申請招卹賊黨始孤自堅壁清野之議行賊窮就燼今者賊所殘破之地耐從益眾吏者但知遷就朝夕之安曾無還定安集之慮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弊四軍民之盛衰國勢之強弱其耗息恆視乎財之有無法曰用財欲泰夫泰與節相反適以相濟車薪之然挹江河以救之所費似巨所省甚多拙

敦艮吉齋文二

三十六

集虛草堂

者反之其費似節其傷益眾今者軍興久官私告瘁計增驗之費多於增步欲嚴刑峻威以收積玩之人心則必有豐財厚賞以振就頽之士氣議者必曰正餉且紬費何從增而賞何從厚愚見祿浮官曠卽一營財之漏者已多師老餉糜再數年財之絀者必竭弊五古者闔外之事屬之將軍故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又曰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軍士疑矣今者連兵數千里一日之內緩急異宜數省之間攻守異勢夫勢相隔則不相通位相均則不相下文移奏報動經踰時賊之出沒我兵之進止又嘗拘牽焉而不能以相及故賊屢

撲而益滋我多備而益寡殫財病國久將自困愚見於此之時遮前殪後挈數千里之兵柄與賊消息則必有人焉兼天下之智勇以其長略遠馭之才建一勞永逸之計顧盼開合角羣將吏之短長指揮而運動之若是者夫而後謂之大帥顧有其人矣或難其權有其權矣或難其人弊六今夫弊之所積其因而仍之又摧拉而敗壞之者非一朝一夕之爲反其弊而更張之夫豈一朝一夕之圖一手足之事哉今以執事之賢際全皖凋喪之後蹇謬一心蒿目掣肘子荅雖愚昧誠有以亮執事之難然古之名將受命艱危之日常以少勝多轉敗而爲成者竊嘗考其設施方略所在其居常大都簡軍厚謀明法飭吏務自治以治敵蓋自治者將之本務固爾也定遠蕞爾地在今日所關於江淮者誠重而羣盜之果就撫與否事殊叵測前車覆矣後車之戒用敢告於執事抑嘗聞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者天下安危之屬也子荅竊以爲廟堂之上有良相斯疆場之閒有良將夫勤思集益上以佐中興之業而下不遺於葑菲古之賢相君所由德光上下動施於無窮焉國家列聖創垂公卿百執事之眾布滿朝列闔獻之事度不至再有於今日然亂經十稔連兵數千里而事

權各出凶疫旱蝗天地日星之變迭起生民之痛益痛
國家財力日益敝盜賊之凶淫僭悖又久而益烈執事
皖人之司命今相君之賢胄苟有便宜執事試言焉而
相君納焉則所以邀福於執事者豈惟皖人山中紙筆
闕略倉卒不莊不備惟察其卷卷之愚而原宥之

上翁撫軍書

曩者子苓屢欲有說於執事然其中止焉何也蓋古之
君子將有說焉擇其言矣又擇其人其人信賢矣非其
時則甯默也定遠之役柄事者方一於撫難將又作念
執事之賢竊爲書將以道皖人之憂而告以所危旣自

敦艮吉齋文二

三十八

集虛草堂

念以執事之權力無以奪柄事者之口而欲以疏遠匹
夫效其屑舌吁亦難矣夫頃之定遠陷山中迭有擾路
四梗而前書遂留然其屢欲有說於執事者何也則以
子苓皖人也自執事移節於壽春皖人之痛日益深皖
人之望日益切其小人曰寇深矣吾父母妻子死亡而
無告也撫軍其終棄之否乎其君子曰兵單財匱是皖
人之窮也撫軍誠賢天實靳之自惟疏野迂鈍之姿無
緣一叩堂階以盡吐其胸中平昔之所欲云然私心憤
懣賢如執事子苓不一言焉是自棄於賢者且負皖人
請畢其說惟裁察之蓋聞兵之眾寡無定形財之有無

無定數法曰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又曰善用兵者因糧於敵夫法之所謂眾寡非兵數多少之謂也攻瑕擣虛形格勢禁雖寡而有眾之形鈍兵殫財坐以待斃雖眾而有寡之勢而況於真寡者乎法之所謂因糧於敵者非如賊之野掠爲也因其積聚可以省轉輸之勞因其財賄可以振軍需之乏因其土地人民可以裕耕戰之資是以古之名將審於天下之大計恆不拘於常格而動以奇勝然究其所謂奇者非輕發躁動以倖於一試爲也攻瑕擣虛形格勢禁奇之大略如是焉而已賊自九洑洲之敗越徽甯分擾湖州以搖江浙竊聞曾帥援皖之兵移赴他處楚兵之進攻舒桐者久需次而未前是賊一舉而兩敝我軍不第藉以緩安慶之圍且冀以蘇江甯之困是賊又以奇勝而我又以拙敝矣夫江浙財賦甲天下脫有變賊藉其金帛士馬之富養其全鋒返旆而北壽春一隅地就令甲兵如雲財粟山積執事視諸將吏之從容而坐論者果足以爲執事守孤城而無他虞焉否乎曾帥旣移赴他處楚兵之進攻舒桐者以子苓策之恐亦未敢深入若經撤退諸賊之在廬州者以其暇乘閒四出我之所備又益多全皖大局將益不可以爲竊恐壽

春他日之變更有甚於定遠者子苓書生不知兵昨從賊中來竊見廬州賊情久蹙其黨多貳而思遁其精兵多過江去全椒之役賊數創梁園以北諸義民之殺賊者又且四起夫以廬州土地之廣人民之眾區區數千賊楚兵綴其南全椒李世忠之兵綴其東袁公臨淮之兵綴其北於此之時執事誠以壽春之兵鼓行直前有攻瑕擣虛之便聯絡南北犄角互應俾李世忠得以新勝之兵力旁下含和以斷賊臂定遠烏合之盜折筮可定有形格勢禁之宜是我一舉而賊之首尾皆困且藉以紓江浙之警法所謂兵以奇勝者此也然子苓之爲

敦艮吉齋文二

四十

集虛草堂

是說也度執事必心戚其言而不果於用也何則諸將吏位高則顧忌多更事久則趨避益巧行則有妻孥之累居則有醉飽之娛故嘗樂以兵單財匱務持重堅守之說以重困皖人而誤執事夫以敦行束修學古人之道如執事苟不垂惠於皖人則已如其惠閱皖人事有可行力決大計以子苓策之兵之單者易壯財之匱者易充何則廬州賊本無多民之困於誅求枕戈礪刃以待官軍之至久矣今以執事之賢乘可爲之時因民心之甚憤軍威所至廬州五縣之民拊其義勇可得勁兵萬人賊之關樞租賦所籍第減其半以甦民困以其半

贍軍得一城其粟可飽其財可用此固子苓之愚計抑
皖人之大幸也惟執事斷之而已今之進說於執事者
或不達於執事虛懷掣肘之苦衷或有求於執事故非
訐則諛夫訐徒激於意氣之私而不究悉於兵家難易
之故諛則易以蔽執事之明有志者所不敢出此也子
苓少孤拙於仕進年未四十卽棄舉子業其於人世之
進取旁聽者之笑怪漠然不以動其心山中有田數畝
有羊十餘頭傭書賣藥懶能自存則固無求於執事而
自天下方構兵時國家兵謀之得失與夫皖事之所爲
糜壞潰裂之由亦嘗究心其略是以窮居僻處未嘗一
望顏色而深有以亮執事之難而今者之說究非強執
事以倖於一試爲也策之以時博稽之皖父老與愚無
知者之口準之以古人之成法夫兵之有法猶大匠之
於規矩繩墨焉而時者尤易失而難再者也惟執事斷
之而已謹並前書錄上惟裁察之

與潘季玉書

季玉郎中足下秋閒龔君之浙江埭一書於時賊距舍
五六里閒未悉龔君果行與否賤狀多未暇以詳冬十
月郡城收復又方以池州之死日奔顛於路途昨歸山
中殘臘人事卒卒中夜背燈獨坐俯仰默念淒然心痛

而龔君之浙江未歸所坵書又未審其果達否也嗟乎
季玉別來才五六年閒夫孰信有今日事哉蓋從古禍
亂之生上與下交相養而致焉者也敝郡之復會有天
幸乃今者一切踵舊護前煨燼之餘難將又作故僕日
戚乎有去思而迫有待於足下夫背先人之邱墓奉七
十餘齡之老母提攜弱穉怱然而遠走此豈人情要其
自決於行者廬州不可以居則去而蘇州蘇州不可以
久留則去而海裔而深山天道窮而必變今亂才五稔
但使老母獲以天年終兩兒子倘有成立雖就死其可
無恨然其迫有待於足下者則前書所云借宅一區假
以行資若干金計僕來蘇州其終歲之需數日之食妻
能紡兩兒子久習苦能灌園能拾薪推磨亦能讀書屬
文爲諸童子師僕雖憊猶能操筆而傭書終不以所累
累足下蘇州財賦贍於他郡足下躬貴冑諸兄聯袂於
朝急公家之難紓桑梓之憂其於義則有進而無退詩
不云乎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是詩也
僕往者嘗樂誦之然究未敢以聞於足下要其自爲計
則方決於行惟圖之

與江刺史書

刺史執事七月五日讀惠書獎掖懇懇深以未得一見

鄙人爲憾山野小夫曷克當此夫以執事之賢近在咫尺子苓疇昔所爲欣誦嚮慕以亟欲一見者因循阻隔蓋一年於今前書卒卒請略陳其概伏惟察之蓋昔者子苓嘗奉撫軍指出檄援比城破怨家修前恨賊黨用是相持急夜倉卒跳而去之青陽山中是時聞執事行次店埠而外閒言撫軍與陳太守閒行六安將集兵圖再舉亟走一書相執使者歸道執事先期移營去頃者道東大營旣夕宿營殿中殿兒撫軍故駒卒也晚具食炙酒對酌馬旁夜聞鼓聲隆隆羣馬騰嘯相與追數昔時圍中撫軍殺賊情事以爲歡笑因爲言撫軍幸畢斂

敦良吉齋文二

四十三

集虛草堂

見寄棺野寺中而執事方駐師西門時天雨甫霽客游空然略具雜酒之儀將遂迤城而西一哭撫軍之棺恭唁執事淖深驢蹶體笨重不善騎復留二日湖上之警聞又至遂去自秋迫冬居數徙所記撫軍戰守大略惟具草恐漏失實窮居稍暇則遂露車載酒迂道而北覽玉鎮軍戰處馮弔於川兵埋骨之所徧詢諸將帥覆軍失律之由而舒興阿馬兵迭潰與鄒君漢勳十七日城上之死其狀未遽以明度其時執事躬在行閒當有所聞將遂因便上謁兼以證於左右旣行矣樵兵構釁北鄉火道路洶洶則又改轅而東子苓少孤露老母衰病

目幾盲家素窮空有田數區在巢湖之陰自軍興由郡城挈家去而耕於湖上旣而青陽而長甯及今又去而之於方山之東蓋至是凡五遷矣轉徙飢憊之餘每聞人言執事追奔克捷則軒肩鼓掌旣飯爲飲數觥至乃有說不諧欲進仍尼每聞人言如此則竊竊然懼執事之志不克伸中夜頓足仰屋長歎今夫子苓之於執事南北各土勢位相絕漠然無平生一面之故然乃聞聲相依欣戚如告抑豈特子苓爲然哉吾郡人父老子弟寡婦孤兒破家亡命斷頭裂項環相接也然乃死亡顛覆之不戚戚大戚於撫軍旣戚撫軍則益重念執事何者今有矢火之家其徒跣往救者不必其皆素相識也其家長匍匐泥首以號呼之其子弟咨嗟嘆喑以左右之夫其咨嗟匍匐以請救於不知誰何之人者害切則痛深勢迫則望切也今者吾先人邱墓之區昆弟宗族友朋親戚其死亡慘烈豈啻在烈火中撫軍旣奮不顧身殉之於前執事方枕戈切齒思挽之於後子苓雖愚冥其曷敢一日忘執事昨者四月閒天雨壞垣西城隄崩數丈餘諸大帥方檄兵進攻於是子苓道雙墩竊大喜以爲吾郡人再生有日意撫軍英靈實陰相之仁走謁於執事而是時執事方有事於前行草茅短褐之人

又未敢冒冒然自列於馬首頃賊掠炯燭沿湖以東迭有警則又亟歸蓋自城破撫軍死吾郡人禍患日益多諸大帥環數萬之卒以攻奄息旣頽之孤城又至今而未拔伏惟執事忠勇性成深入敢戰懸軍虎口奮遏賊鋒毅然有古名將之略然而官不過五品兵不滿數千私憂蒿目拱手俟成令焉而已雖重憤獨將柰何昨辱書云云微執事子苓其曷敢言今夫鈍兵殫財兵家之所深忌法曰善戰者求之於勢故曰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竊聞山東賊久靖紅單船屢捷於江上此其勢誠若易爲矣蓋廬州大勢安慶其門戶巢湖則其襟帶也今欲拔廬州而置巢縣於不問沿湖一路賊往來搬運與城內賊迭相聲援賊一動足我兵俛俛然不甯者數日夫復巢縣以斷賊衝議者咸曰無船且增募無費嗟乎賊起粵西越兩楚以沂長江其連艦大舳豈皆取其宮中而有之哉惟善畫者因事出奇以巧與爲媾耳夫賊之去來無常我日恐恐焉以數萬之眾與賊相持而食其爲費也日益巨此其利病長短不待智者而可決矣抑又聞之團練古鄉兵之遺法廬州土沃民武苟善用之負挺而起者可得勝兵數萬人其要惟在擇良有司與一二知兵之將與民相度地勢築堡立寨

準古睦嫻任卹之典時肄以戰陣攻守之節蓋築堡立寨則壁堅壁堅則賊無可掠之人壁堅則野清野清則賊無可食之粟戰陣攻守之中行以睦嫻任卹之意外無難辦之賊內無敢叛之民昔者安慶初破時大吏嘗舉行團練矣其時官與民相蒙貧與富相仇夫以甚渙之民心當方熾之賊焰固宜其糜爛至此往者嘗與周制軍呂侍郎悉言之矣然皆不果行旣在圍中屢與撫軍公極言其弊乃今者其勢又若易爲矣鄉民慣見賊其膽日益壯又迭被賊擾其氣日益奮夫以甚憤之民當日窮之寇此勢之漸轉者也傳曰師克在和今者將與兵恆不相制官與民漠不相親戰守迄無成見團練但持空冊始則兵與民相劫而相殺今則兵與兵又相殺而相仇昨者六月閒提軍之親兵與撫軍之親兵以一變童之故羣數千人合謀於兩營之閒兩大帥遂巡卻顧而不能制此皆執事之所親見者也去年秋南鄉民殺賊三晝夜斬獲賊首筐盛而驢負者百餘級生擒兩賊將軍一賊指揮其繩牽而鷹至者又且十餘賊南鄉民不祈賞不言功請兵之使釋於道凡六日官兵無一騎應者頃之南鄉火矣又頃之施口長甯迭遭屠賊兵且分道以進攻兩大營矣此皆執事之所習聞者也

今卽置巢縣於不問柰何舉沿湖數萬家之民悉委之於賊事未有舛於此者近聞西北一路奸民蠢動與官兵相抵觸有司號令所及不過數十里閒而歲且屢歉夫吏敝民媮乖沴所干於是乎有凶蝗之變兵火歲仍重之饑饉於是乎有叛民之變將不卹士軍羈餉匱於是乎有叛卒之變三者皆賊之所資以爲利者也夫復巢縣所以孤廬州之賊勢整飭團練祇辦賊之一端而一二擁牙建纛之武夫修飾邊幅之文吏並此而不加察烏乎誠若是天下事亂將焉濟太行負棘之驥俯而歎仰而鳴以孫公之知己也夫孫公者其信知驥矣究

敦艮吉齋文二

四十七

集虛草堂

其力豈必能盡天下之蹠者齧者若滅而若沒者悉開之策之俾其各馴致於千里乎哉惠止於紵衣聲激於金石精誠之召也今夫子苓飢吟幽墨日挈其室家以屏營於荒崖窮谷之中其爲申折湛潰之患抑又甚焉執事旣辱而顧之矣請蹠蹠而至以畢其鳴焉其可乎

答陳立凡書

立凡學博足下夏閒於郡中得四月惠書甚慰甚慰令兄死事久而得白此自天理人彝之不容昧主其事者江使君與易君之力爲多僕後先趨役其閒幽冥之中負茲良友又何勞之足云計與足下別總五六年矣得

書擬卽馳答適有幼子元叔六月廿七日之變此子端
穎沈毅讀書舉大綱尤謹於自持亂離來飢驅力苦以
應百役日恆手一書雖重憊不肯輟讀僕亦時藉以感
愧刻厲故數年來奔波飢凍究亦未敢輟所業而他求
宇宙之禍端方始天生豪傑撥亂之才不數數然旣已
冥頑無用早自屏棄還顧後來祇茲兩雛大者平平米
鹽瑣屑之克營荒山之中一畝之室跼蹐鳥獸之往來
采藜蒸藿獨與此子俱提攜誦誦歌先古嘗日中晨
炊不給老母顧之欣然色喜於斯時也極天下之樂無
以易此者僕家數燬山中苦無書嘗陰相其學行浩乎
卓然能自進矣昨年蘇州潘四兄弟有贈金因爲置經
史及他書百餘卷俾其早自擇於古人禔躬經世之大
凡居嘗私慶天若祚徐氏爲江淮閒後二十年留一偉
人雖亂離此子之學必大以昌藐躬不德神奪其算嗟
乎足下死生命也夫果孰命之而命之茫昧慘烈至是
哉足下書來六月十七日僕以廿六日之晡時抵舍此
子之死以廿七日之黎明其未死之前一夕大兒久役
三河獨左右飲具供客旣夜坐竈旁竊讀所攜歸足下
之惠書其母促之寢久乃去其旣死之後數日家母從
荐下拾得其手書一紙昨者大兒檢書廚廚上藪藪有

聲就視則足下之書在焉旁一械重疊封固啟視凡二紙蓋前一書留以訣其父後一書留以訣其兄與其所知其言悅愉若前知者醫云其病虛寒不節食痰涎土行故卒死此子體素充年十九姿狀魁然每病起飲啖猶嘗兼人時有感冒之疾與以芎蘇飲輒愈其斂也雙眇炯然如恆時嗟乎足下往者同在池州時足下視僕湯藥不去口而貞疾恆酒其爲不節者抑多矣獨芥然而幸存於今然則醫者一隅之說夫又烏足以究詰哉久闕報念足下雖異姓有憂喜休戚之同故縷陳其概其書並錄寄惟憐察之軍中珍重珍重

敦良吉齋文二

四十九

集虛草堂

與英侯書

英侯執事去年冬因使者杜亮坳書正月戴雲喬吳長慶書來道執事移官霍邱然方去冬時聞人言大帥檄執事權守廬州矣故因便書賀並略陳郡西可以進兵之狀頃者戴吳書來道執事相招之意切吳生敦約於月之二十日同就途要其不能亟行者有二一則先慈於去秋權厝淺土旱蝗之餘薄田不售嘗所牧十餘頭之羊又飢凍而斃其半先塋埒城近賊樵采斥候之所必及山中石燥多火凡葬者之大忌術者云今春陰陽年命不利陰陽五行之說信道篤者不回惑於其言子

苓則學淺無以明質其是非夫以七十餘齡之衰親既
數流離於凶荒兵燹之中及病而子苓方客遊比死母
子不得一相訣寄棺淺土中又因循遷就迨今而不克
葬其罪則天地鬼神之所不能容其痛則寢興食息之
所不能忍昨者謀之堪輿儲君春閒既不克葬暫就權
厝之所增土以封焉而去冬陰雪阻滯今者山中又迭
有變夫以其罪之所不能自容與其痛之所不能少忍
而又迫之以力之斷然不能以兼顧惟執事諒此區區
耳乃若山中之變蓋嘗屢忱焉而思去然迨今而圖去
則子苓之計誠晚蓋昔者山中嘗苦賊今者苦賊更苦
盜去年春定遠盜飢而逸於橐皋窮無歸比夏蔓於山
中秋大旱諸嘗被盜之民羣聚而爲盜或百人或數百
人或千百人轉相焚戮諸賊酋之在郡城者鮮衣醉飽
其畏盜之情狀亦猶往者官軍之畏賊今將挈十餘口
之孺弱以歸於執事執事誠厚相愛而力之能濟與霍
邱之可居與否非敢臆爲定也將忍焉以行煢煢者何
罪而又忍棄之邪今者盜又起候火去山中不十餘里
勢岌乎益不可以留謹先書詣執事如力能相濟而霍
邱之可以居準於二月閒挈家人來否則恂事屏當但
有閒便隻身走候於左右又北鄉久經殘破去冬又被

孫葵心之兵吳生書云西隅自執事之去諸團日尋兵夫以數千有用之勁卒自相殺而不并力以殺賊子苓嘗悼歎於吾郡人之樂禍而重惜於執事之去者以此霍邱邑小民樸得賢者爲之自易從化做地則舊治民也度辱念縷陳一二不備

與沈亦符書

亦符足下讀復書所論史法極是承示記劉君西門之役事失實此蓋據虞君言未審他復有誤否僕頗樂聞過山谷僻處耳目塗塞忽接高論開以未及其爲欣悅奚可言似郡城內外諸死事人第就僕聞見所得其從

敦良吉齋文二

五十一

集虛草堂

容就義者有之坵會關請究亦多有足下欲分別紀錄以傳信於後世此甚盛事然古之人以語言文字而蒙禍殃者率多由此伏惟慎之山居殊無俚一卷之書一觴之酒時自取適然如足下所謂桃源云云殊未然也春夏間炯燭迭有警山中人鳥驚獸走其富人先寄孥於他處一二鄰曲老農日恐恐然負畚挈釜綠山望覩賊來卽相與躍然去矣桃源中豈若是哉昨有吳君者過而語曰東山一帶皆培塿其下介然四達其中無毒龍猛虎賊何久憚此意茲山之靈旁皇禁護特留一席之地與君輩人日飲酒賦詩以爲他日林壑之光寵矣乎

足下居止隔一山桃源之譽殆猶吳君之謔邪昨橐皋
兵潰山中人益大恐近小戢未審足下準於何日來做
居雖湫隘尙餘小屋一間客來可譚可宿其上穿漏陰
雨時案頭琤琮蕭然作鳴泉聲也不宣

與潘季玉書

季玉郎中足下客歲兩書均辱答又辱贈金謝謝龔君
歸於冬杪是時僕以事之三河歸讀書具悉相君棄世
道遠不得一申唁罪罪辱示蘇州情勢知其事誠非足
下兄弟力之所能爲然以僕所慮東南財賦所出賊屢
窺伺今者甯國一路賊扼險四出而蘇州風土柔脆所

敦良吉齋文二

五十二

集虛草堂

募勇皆非土著夫參數千百之毒蛇猛虎磨牙努目環
伺於閨闈衽席之旁其緼禍於腹心者匪細江甯賊勢
雖蹙竊聞向軍門麾下兵不滿萬人羣帥設圍城下屢
勝而驕夫備多則力分輕敵則易敗凡用兵者之明忌
也蘇州一隅地其在今日所關於軍國者尤巨而足下
兄弟之所處又非可如僕之鉗口匿景以求活於旦夕
焉已也夫鉗口匿景以求活於旦夕然在僕猶播遷顛
越救死之不遑設以足下不幸而如僕之所遭人其謂
之何且足下兄弟又何以自爲哉前書所陳旣求助兼
告以危今者患形亟矣故復布其區區之愚貴鄉人汪

君芾庭少學於顧兼翁之門嘗客於倣郡又嘗同避兵
家窮營一官將之浙足下素喜士幸錄存之如何不備
與張子蕃書

子蕃足下昨歸見使者所致書篇幅重疊亟索火閱一
更餘始盡去冬山中相別奉貽一紙失去殊無足道既
辱命竅有暇當約略書之以塞盛意至欲盡集僕年來
手問裝裱成冊此固友朋離曠相念之意不忍遽捐然
思之益增惶蹙也古之君子學修名立其文章功業與
其貞亮宏識高世不汙之概既足以震耀宇宙而其語
言之妙翰墨之美又多太過於人故其單詞隻字尋常
率爾裁答之幸存於世者後之人偶然得之珍以什襲
傳爲至寶僕少懶惰未嘗學書壯大日有衣食奔走之
役於古人之遠且大者既無從希其萬一而區區詞翰
又漫不自持卽比之近賢亦劣無足齒足下不相鄙夷
乃重辱愛鄰少年取婦而醜久而相悅鳴於其曹謂天
下之美婦人舉無是過焉且且而夸之其婦駭懼羞戚
泣而請罪夫人世之愛惡何常而是非美惡之較然不
容以欺凡爲婦者知之矣恩恩奉答聊一笑春寒珍重
珍重

新正四日子苓力疾作書別執事從層冰巨浪中買舟而歸十四日抵廬江之寓居十七日渡巢湖密傳尊示是時賊兵諜於東鄉而將軍方進兵賊門禁益嚴蓋廬州城堅多粟賊死守其悉銳於潁州者蓋以預爲救援廬州之計且連壽州以擾河南分我兵勢彼叛人者方挾賊以自固將厚集其兵力鬪我師而兩邀其利今欲孤壽州之勢莫如急拔廬州欲緩叛人之謀莫如陽示以撫屯重兵以扼河南之交而預嚴其備凡此皆執事多算之所先及者省垣禁防周密賊偵度可無虞然天下意外之變多由細微之不慎子苓耳目所經關卡吏弁大都恆勤於釐金而疏於盤詰語云涓涓不塞行爲江河請飭有司早加謹於涓涓者可耳日閒將軍連有捷長甯炯燭諸賊望風歸壻將軍既能兵重以執事威德大功之成剋日可待而子苓覩縷若此者自惟先世聚族斯土垂二百年自廬州再陷坵城邱墓久在賊境歲時伏臘不得效灑掃躬拜於壠下者又四年於茲亡慈寄棺淺土迨今而不克葬但冀賊平得一展先人之墓白慈藉終窀穸區區私願惟垂察之昨承命歸迎其孥此蓋執事本飢渴天下之懷宏一夫不獲之志以推恩於下士而垂恤其室家惟老妻自去秋山中日苦賊

提挈弱小暴露風雨遂染寒疾久未能起小兒輩春來
患痘而子苓自十七日渡湖日旁皇於故鄉復牽率於
人事計明日有便風當歸視家人如能行則盡挈之行
否則稍事屏當便拂衣就道杜公有句云歎息謂妻子
我何隨女曹往嘗誦焉而姍笑其言乃今者實躬蹈之
且自笑也知辱念不自覺其瑣瀆至此前後諸公牘專
力代投餘面陳不備

與潘季玉書

季玉足下新正一書於時子苓從風雪泥淖之中纔脫
虎口驚惶病懣獲聞故人消息狂喜躍舞繼之以泣中

敦良吉齋文二

五十五

集虛草堂

夜命酒呻吟強醉晨起炙硯濡筆欹歔坐起移時不能
道隻字何者以子苓數年所歷之險阻慘烈無以自解
之故益知今者之無以解於足下以子苓之居窮畏約
雖日引於深山窮谷然猶俛乎其不能以自存芒乎岌
乎歸焉而無所與歸行焉而無所與適益以知足下今
者之所遭又死生進退出處之俱難然遂忍而默焉則
又懼以未死之身重勞足下之念將繁稱博引則又恐
自觸其痛徒以重足下之悲故前書所陳多迂泛不切
事情之談惟原亮之昨聞海上兵已成行利鈍非敢喻
度法不云乎置之死地而後生夫泚水之戰陳餘之於

韓信才分素所不敵故信得以其巧勝餘之拙井陘口之閒視趙壁之伏軍信之巧以成事也夫用兵如信其亦可矣然非餘之拙信雖巧其勝敗未可知也況不如信者邪況其事有大如泝水者邪雖然足下世臣也海上之役揆之以今日之情勢與足下之忠憤皆有進而無退夫傾東南之財力以贍軍因外夷之歸附而陰借其力於計便潛師直下出賊之不意而制其命於法奇乘便運奇加以戒慎冠古之功呼吸可待勉旃足下在此舉矣賤狀吳生當能言之餘不宣

與英廉使書

敦艮吉齋文二

五十六

集虛草堂

夏閒辱書隨作答八月勁筠來道淮北兵飢賊橫執事崎嶇血戰堂上兩大人懷刃誓死情狀於時擬附一書相勞而勁筠有上海之行不少留頃者王師大捷逆人授首朝廷錄執事之功有陳臬皖中之命計執事自爲宿州時於是一歲四遷其官矣甚盛甚盛然以鄙人平日推愛於執事者不惟功名之盛惟執事善處於功名之際不惟逆人之就禽惟執事熟籌夫禍患之所由生以早靖其復然之變夫功名盛則軍國之寄日益崇旁聽者之責望日益備左右之趨承日益多操心慮患之日益懈古賢豪之士負非常之才或位高而望減

或前後之異轍揆厥由來大都功成則驕獨用則敗史策所載更僕難盡也頃聞賊黨竄入秦中將連粵賊以圖再舉夫禍患每伏於宴安勳業實根乎器識庸眾人泛常頌美之辭既非執事之所樂聞而一旦縱敵百世之患古之人有明戒焉念久相別故坳致其區區惟亮擇之此間有孫觀察勤西江方伯達川者與子苓都有故觀察舊識執事於定遠昨聞捷走詫於人曰吾固知英侯今果然盤根錯節鈍者折矣夏閒蒙城之警方伯從問執事姿狀何似其家口都何在因從容對曰英侯魁傑忠信人也豐頤而皤腹能騎射馳突健鬪惟其家

敦艮吉齋文二

五七

集虛草堂

有老母且孤子惟可念耳客中薪米昂貴子苓屢欲歸而未得異時執事嘗大言他日擁旄建節準使老牧山中有千頭羊今何如邪請率妻子負箠執鞭以俟

上江方伯書

自騶從之歸兵革繁興連年蝗旱昨者江淮州縣次第削平而戶絕丁稀草萊彌望不獨患土荒抑且患人寡矣伏聞朝廷有兵屯商屯之議夫營田之利兩漢都有成效然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後來戎弁多由招募衣食仰給縣官驕惰習慣既已使其持兵若又強以服耒萬一生變悔將何及宋陳恕嘗極言其

弊矣況今者戎弁驕惰更什伯於前時邪商販利倍於農今使其舍本業而事客田於業未習於情未便爲今之計惟有招徠流亡開墾荒田爲救時急務而昨者鄧君議行保甲則又招徠開墾之先事也何者操網必舉其綱振裘必挈其領今年春夏閒節相曾公諭各處寺觀被賊焚燬所有田地與停運之衛田一律都歸官辦然田地猶然隱占官辦總屬空言則以保甲之法各州縣久廢不行故見存之戶口與已絕之戶口旣無從鉤校其虛實斯有主之荒田與無主之荒田更無從審驗其真僞昔真西山有言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蓋積保成鄉積鄉成縣積縣成州積州縣以成天下是以保甲之法行編戶籍口料畝定賦以合徒役以警游惰無事則相糾相勸以清訟獄之源有事則相守相助以抵盜賊之隙蓋其事簡而近古其法便而易行而在今者尤招徠開墾之先事焉故作者子苓深有佩於鄧君之言而冀執事之力主之也頃者過鄧君寓所見其几上敬敷書院試卷若干本堆積重疊此閒月課節相藉以周士之無歸者課卷總三百餘本但俾幕中一能文之士第其高下焉斯可矣蓋事有其大者急者今皖南寇鬻方深淮北盜蹤未靖官無隔歲之儲民無半年之積

此其患方急而其可憂者誠大計執事下車才十餘日而子苓爲是云云者則以往者圍城之中嘗被忠烈公一言之知旣於執事屢辱格外之遇蓋忠烈疇昔咨嘍捩腕於圍中者子苓預聞其議論而自廬州以至三河執事之所爲深憂奮發相與揮杯切齒流涕泣若不可以終日者子苓嘗心識之未敢忘警之於舟水膠而載鉅中流遇風雷電交下節相端居秉舵一舟之司命也執事持篙奉楫察風色視潮信以佐秉舵者之不逮子苓則往者嘗負手欬歔丐載於舟主人旣數不幸躬際夫濡首滅頂之凶而孱然未死之軀獲存於駭浪破舟之下故偶有觸焉徒跣以從之號呼以道之而不知者或且訝其言之不祥笑其計之太早也日閒檢得保甲條件若干首皆古人經驗成法謹並廬江人黃業良言事書錄陳左右敝地荒田之數第卽黃君言可以例觀保甲條件似近瑣碎然古人簡直久大之業皆自瑣碎而起蓋不簡直不能久大不瑣碎不能簡直也語云有治人無治法保甲雖良法然在今日州縣視之等具文耳其次第力行惟執事與鄧君早共籌之幸甚

答陳立凡書

立凡五弟足下秋初得書久欠答承問近文自別後久

不爲此而幽憂多病好觀方書遂嘗學焉今夫醫小技耳學之殆十年矣審形造方時有驗者然至叩以軒岐之精蘊仲景叔和之同異道地之良楛炮炙之生熟舉其數則未詳考其義則未明也往者嘗學易矣易之爲書其大者不能以騶窺邇者學之又三年矣於邈之初爻嘗習焉而不得其用於小過之象繫力行焉未之有逮也少壯精力旣自憊於詞章聲韻之爲而過時之學聖哲所歎蓋天氣有朝暮生人有壯老古之君子聞道早故甫壯而有成迨老而益進不幸而遭非常之變險阻震撼而其直方之德盛大之氣發之於事業見之於

敦艮吉齋文二

六十 集虛草堂

文章奇偉殊絕至今而不可磨滅者皆是也而鄙人豈其倫哉夫詞章聲韻之爲旣早敝其精力而醫者古聖人濟人之一事學焉而且難至也如此他又何論哉辱過問懼無以塞見愛之意故訟言焉俾吾弟早自擇焉可耳閩浙壤近賊勢無常畢凡遠宦諸子都須督教兄前書之所云云非強弟以一意退閒爲也弟年力宏富進取豈有厓限然請自度吾弟之學行政事與令兄池州公何如今日大局與咸豐初年其難易何如而吾弟生平之所嘗汲汲焉於古者何人其於今日所能出而相濟者何事夫固可早自審而無疑者矣黎君未識面

子白赴官和州時數相過誦其文信其爲端士也遠別
憶甚眠食自愛不宣

上曾相公書

相公執事去年秋執事移節江甯子苓自村山陬小民
冒烽火挈妻子寄食於宇下者三年矣江甯旣平大難
夷矣兩淮游以無事山中屋可葺田可耕也比拜別辱
相顧約以春閒再見且言老來會面難常太息之聲感
動左右自惟蹇劣屢荷重眷甚感甚念子苓山中田故
确屋破且圯到家恟事收拾妻子久歷患難都願耕而
亂後牛少值高里中人諺曰瘦牛嫩口價壓健婦出橐

敦良吉齋文二

六十一

集虛草堂

中得執事所嘗賜金之羨餘者勉強枝梧買得黃牛一
頭而人事多故經始最難蝗旱之餘又逢惡歲適馮觀
察招赴壽州書院新正戒行中途風雪寒沍旣中酒又
誤醫藥遂成痺病夏初兩淮盜大起略山左入蒙亳伏
聞執事視師徐州擬坳書問而吐瀉連日握管悶絕者
再遂罷於時雉河圍方疾臨淮屯軍一日數潰羣盜嬉
遊嘯聚去壽州不百里閒而子苓病日益篤惛不能興
者又月餘也州人士之相愛者夜走視趣辦歸繞牀絮
語泣相拉也不得已從風雨中輿疾行凡十四日抵郡
中留二日警聞迭至復冒雨行又一日夜抵舍舍故草

蓋也天久雨土牆穿漏人畜溼處去冬所買之黃牛飢且病病閱日甫謁醫而牛死初是牛之來相者曰牛犍而馴懸胡而善啖壽者祥也私心自幸天若厭亂兩淮就平吾與是牛早作而夕休共優游於林谷閒更十餘年卽死幸矣計今者去執事克復江甯時歲才一稔而子苓飢驅四走病且憊比歸而牛死江淮之亂又作皇穹不祐載掣余肘我牛不辰失左右手天邪盜邪孰終余歎悲夫子苓瘡病數月矣凡數易醫而瘡且益甚蓋瘡之爲病根本內傷蒸鬱四冒木葉而焚土反其常五賊相刑故使邪風客胷顛倒元黃方書云凡瘡黃入手心者死不治手心於經心包絡也相火所寄包絡受病心君失制四末不從是曰尸居之餘氣人生藏府血肉一柔脆物耳雨暘寒燠鑠其外憂虞憤懣柴其中而又不幸際亂離之世抱子子之義懷耿耿之明履厚而戴高行嗟而坐歎嗟乎如子苓者安用久留於人世哉雖然子苓廬州賤男子耳擅數畝之田踞環堵之室但得吾郡無盜吾山無蝗吾孟有粥吾牢有牛則熙熙然登隴而歌銜杯而笑何者其居約故其所負者微其御簡故其自適者易伏惟執事河岳之所降精中外於焉待命其資秉之厚於天而頤之以學問才智精力實迴殊

於眾人然自楚南扶義以來崎嶇戎馬之閒蓋十餘年矣計尊齒較子苓也差長昨歲江甯之役精誠所極至廢寢食子苓之所親見者也迺者聯數省士馬水陸之眾涉洪濤冒炎風以追逐江淮衝突剽悍無定之巨盜北顧神京誓心淮水度今者執事憂思焦灼當益甚於往者之軍安慶時頃聞前麾已抵臨淮犬馬之恙不得躬叩行閒一候顏色甚罪甚罪夫上工治未病下工治已病子苓已病者也既自因循滅裂坐壞於眾拙工之手比劇矣乃亟幸於俞跗之一試也夫俞跗誠聖智矣而欲悉易夫天下眾拙工者之爲俾凡方者無不讎

敦良吉齋文二

六三

集虛草堂

之藥藥者無不起之病是必盡化天下之拙工而爲俞跗也可夫使天下之拙工果悉化爲俞跗也子苓之患其庶有瘳焉矣乎日閒捫一粥念久相別謹具陳賤狀以略道其卷卷之私惟亮原之秋熱軍中眠食伏惟爲國爲天下自重力疾不備

北黨復曾相公書

十一月六日將由壽春取道潁亳恭叩行轅旣成行其日夜三鼓馮觀察出示執事十月杪所賜書行二日過潁上縣壽春人石校官振甲以其言事書屬便坵陳又二日抵潁州雪益甚方伯英翰與子苓有舊適其尊人

病痰遮處方留數日而元兒書來道其母以哭孫故瘡
益亟遂兼程歸子苓門祚衰薄五世都單傳藐躬不德
一孫又殤遠辱誨慰甚感甚愧路閒屢擬裁報而北行
旅店荒略食無几坐無案睡則與豬羊相枕藉昨歸人
事沓如莊周氏有言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其前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盛也子苓早不問學
老益頹惰徒以兒女子疾病死亡之痛行嗟坐歎進止
失據計是役由壽春而潁州閱時兩月往來總數百里
既未得躬詣麾下而昨辱賜書又久稽裁報忝離之詩
曰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方書謂離絕苑結憂恐喜怒五

敦艮吉齋文二

六四

集虛草堂

藏空虛血氣離守於是乎有狂易失心之病子苓今者
殆類是邪殤孫之生在子苓赴皖江次年之冬於時子
苓窮空數倍於今日計是兒自乳哺以逮行地尺祿寸
絲皆執事衽席長養以至今日而子苓自往者仲子之
殤憂思沈飲幾成痼疾自惟薄祜少遭家難中厯兵火
流離顛沛久而獲存大兒質中下體素羸因病廢學而
殤孫之生風領殊特方抱中惠逾成人竊幸天祐寒門
篤生賢嗣而子苓幸以耕牧未死之身再一二年提攜
教育俾有成立藉以承祖宗千餘年之血食終鄙夫晚
學無成未了之志事操行不淑惟神降凶是以居悒鬱

而自憎行屏營而罔適撫心內訟用益悼恨淮北軍政
久弛積弊之餘因循仍舊而河南軍事與其官場之荒
昧苟簡較之淮北爲尤甚石君樸忠自好苗逆倡叛屢
招不從且其生長壽春淮北河南事宜較悉其言事書
請賜覽之何如敝郡夏閒緣壽春之警訛聞匈匈自執
事移節後置屯臨淮遠近藉以無恐昨辱示方略云於
濟甯徐州等處各設重兵另練大枝馬步游擊之師與
賊相馳逐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此誠老謀深計制
勝之長算也夫世值艱屯賢者起而躬其難功業甫就
不肖者從而議其後渝渝訛訛築室道謀禍敗之由古

敦艮吉齋文二

六十五

集虛草堂

今同轍前明闖獻之亂臺諫紛紛迫於覆亡而止然嘗
考其論說大都賊獲婦孺之等夷耳昨者發潁州之前
夕方伯置餞酒半出示其所錄執事九月十九日奏稟
讀未終方伯脫帽直視曰咄天下方苦賊曾公巨人
朝廷倚之猶左右手彼建言者奈何乎仇視公也至此
子苓因正告之曰公嘗有言精誠所至金石亦開苦思
所積鬼神自通夫忠惻之孚可以感金石而格鬼神天
而俾公以平賊也囂囂者其如公何伏惟起居爲國自
重幸甚又子苓今年書院奉穀恂有餘昨承屬馮觀察
代營卒歲資山野小民曷克當此且觀察本窮官昨有

贈敬卻之矣雪夜呵凍不備
西晉上吳撫軍書
五月十四日子苓頓首奉書撫軍執事伏惟執事閱駿
天挺之才用宜古今資兼文武著於文章馳騁開闔變
動奇肆不拘故常動望極於封圻寮吏於焉瞻敬子苓
廬州賤男子耳無材能以自樹無交遊權力以爲援其
於執事義則部民分則屬吏也昨於壽春貿貿然通謁
於左右非有先入之地夙昔過從之故而執事忘其蹇
劣不加訶斥乃復進之崇階惠以清宴申之文字之權
重以撰述之寄自顧何人謬蒙異數中夜旁皇未知所

敦艮吉齋文二

六十六

集虛草堂

報子苓生平無他嗜尙少讀書愛慕古人文辭學焉而
未之能至也軍興以來飢走四方舊業盡廢然居嘗念
朝廷之尊四海之富公卿百執事之眾且多而賊起
一隅毒痛數稔兵連於天下此誠生民之奇禍宇宙之
極變不有記錄奚以繼往哲而諭後來顧其事重大一
人之見道路之聽傳都無足據因循坐歎遂至今茲臨
食批膺用益咎恨執事久在兵閒志勤纂述竊聞舊著
討寇紀略一書久具草而數年來軍書邸報之寄存江
西者盈箱累麓昨承大示並於月閒專使取來且屬子
苓卽赴壽春藉便晨夕親授款要夫以閱駿天挺之才

出入古今取攜文武而又久在兵閒志勤纂述如執事者度其爲書思極於天人諛炳於龜鑑抒軍國之老謀擅撰作之大計子苓蓋願觀焉而茲則有請於左右者蓋記載之體義法當嚴考定之功居恆爲暇古之人成一書於身後或數年或十數年甚者且數十年昔涑水之作二劉滄父實共其役 國朝崑山書局一時名宿多在焉然皆寬之以歲時優之以閒散蓋集思廣故儲材自多用功勤故收名愈遠也伏惟執事德器遠過於崑山志業上企於涑水子苓學殖殊慚前哲然生平意向之所注因循坐歎以至於今茲而幸有以藉手者蓋樂與執事共襄其成焉和州倚江略有山水之勝校官秩本閒散賤體恆病昨歸又發日閒未能赴皖未審何日移節壽春尊著並文卷果否取到力疾布問行止專埃手教

與劉軍門書

省三軍門麾下往歲上海之役執事奮身前行於時子苓避地皖江立談闢視執事質厚而氣雄雖軀幹等夷桀然有呼吸百川凌跨萬夫之概心竊壯之嗣是吳越卒平金陵底定伏聞軍鋒所至首建奇功顧盼矍矍坐致旄節甚盛甚佩子苓兵火餘生轉徙耕牧屢欲介一

書於左右雲泥路隔祇候無由然此三數年間賊勢聚散諸將帥軍謀利鈍與執事之行止進退竊嘗旁觀而熟計之何者譬之於馬其材力器量高下懸絕馬不自知也古有寒風氏孫陽九方臯之徒名善相馬立羣馬於四通之衢若者日數十里若者日百里若者日數百里等馬也其形容筋骨高下懸絕之故一寓目銖析寸揣無或爽者惟數子爲能夫數子者豈嘗有求於馬哉誠積於隱微而契存乎澹漠古之相士者蓋類然耳抑嘗聞老聃之言曰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又曰功成名立身退天之道夫退之爲義有二法曰鷲鳥將擊必匿其影是以退爲進者也易豫之六二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是一於退而退焉惟恐其不速者也伏惟執事以方盛之年建不世之勳而又奮然抱有爲之志朝廷錄功官第一品去年冬聞執事新拜直隸提督之命旣成行中道徑歸幅巾田野蕭然若無事者豈久倦鞍馬便就林下抑退而養其全力從容時會將有待而後發焉否邪子苓久棄於世其與執事出處各途而名相習又居相近也顧未嘗奉尊酒之懽以稍展平生之願然則向之所得於執事猶形容筋骨之閒夫形容筋骨之可以相眾馬而不足以相天下馬也頃者子垣之

喪其孤窮不克事乞爲言以求助於左右因便埽道其
平昔愛慕之私與今之所願聞於執事者如此子垣家
素空去年冬倦游而歸歿以今春四月其棺見寄淺土
惟辱命之謹並訃聞

敦艮吉齋文二

六十九

集虛草堂

